

人生无处不魔术

徐

魔术是什么？巫术、魔法、骗术、娱乐表演、艺术形式。每个人的答案都可能不同。在北京昌平的2015年世界大学生魔术交流大会上，魔术是一种生活方式。

很多魔术师都没法把职业和生活完全区分开，魔术已经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说起魔术，魔术师们大多会在前面加上一个“玩”字，对他们来说，学习魔术不是一种机械、枯燥的练习，而是一种几十年如一日乐趣。因为魔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让人成为中心，所有的目光都集

中在表演者身上。一个神奇的效果会带来热情的反馈，这种反馈又激励着魔术师继续创造。这是一个能量循环的过程。

每一位魔术师都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小时候偶然被一个魔术打动，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一副牌、几枚硬币，一天时间就飞快地过去了。

“太不可思议了！”刚刚加入中国青年魔术师俱乐部的青年魔术师刘子豪回忆自己学魔术的缘由时说，“我觉得魔术就是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我要让大家看到这种可能。而让大家都看到的方法，就是自己学会变。”于是魔术变成了刘子豪的生活方式。

西班牙魔术大师胡安去机场迎接朋友的时候，隔着栅栏就给朋友变了一个魔术：他让朋友随便选了一张牌，然后牌就消失了，他让朋友脱下鞋，发现那张牌就在朋友的鞋里。那个朋友想了很久也没有想通，直到某天才想起三个月前胡安曾经来过送机，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将牌藏到了他的鞋里。

其实胡安也并不能确定他的朋友乘飞机回来的时候，就一定还会穿着这双鞋，但魔术已经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了，这位1942年出生的西班牙魔术师一辈子都与魔术为伴，也许说话之间他就会在朋友身上藏上一张牌，也许很多藏下的牌都不了了

之，但只要有一个机会，他就会给你一次，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惊喜。

担任本届大会评委的香港魔术师都赫认为生活才是真正的魔术师，自然本身就是神奇的，但是人们常常在习惯和因循之中度日，很难发现这些近在咫尺的神奇。魔术师就是在用一些反直觉的方式，将人们从日常的经验之中抽离。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魔术师是一座桥梁，这一端，是身处奇境而又浑然不觉的我们，另一端，是自然的神妙、造物的神奇。承载桥梁的，是魔术师的智慧与想象力。

这届魔术大会是昌平建设“魔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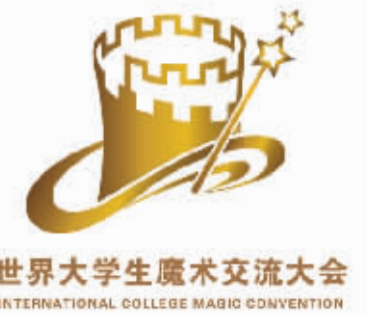
都”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未来的规划中，昌平还将完善魔术产业链条，建立起包括国家大马戏院、魔术道具基地、魔术城堡、创新孵化器在内的魔术产业园。

魔术在渐渐渗入当地人的生活。在今年的魔术大会开幕式上，可以看到不少孩子“带着”家长一起来看表演，“同事一家也来了，因为孩子喜欢，特地找了票”。这些孩子很多都来自昌平中小学和幼儿园的魔术班。

一位两天都带孩子来看魔术的家长对记者说，孩子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魔术兴趣班。这些孩子感受过魔术带给他们的惊喜和快乐，等他们长大之后就会告诉身边的朋友：“你还没看过魔术？这么好的东西你都没看过，真是太遗憾了。”

那时候，即使魔术大会不在了，剧院被拆掉了，只要这些感受过魔术的人还在，魔术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秦鸣晓：
好的魔术师应做的就是
往烧饼上多加几粒芝麻

本报记者 杨杰

秦鸣晓耐心地数了一下，台上参加魔术大赛的中国选手在6分钟里说了30个“OK”。这名著名魔术师皱了皱眉：“我们不能只认国外的，不认本国的。”他是这次世界大学生魔术交流大会的评委之一。

秦鸣晓出生于1945年，一个魔术世家。后来他进入中国杂技团，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魔术生涯，师从中国著名戏法大师杨小亭。他和妻子姚金芬联手创作了100多个新魔术，并在1983年第一届春晚的舞台上表演了《彩扇争艳》和《吉庆有余》。他曾获得美国国际魔术师协会“最佳魔术师”以及美国洛杉矶魔术城堡“魔术讲师”称号；他与妻子姚金芬均为国家一级演员。

他认为，中国的魔术师一直重视的都是“加法”，你能变出一个，那我就变出两个、三个，直到变到顶点为止。这其实制约了中国魔术的发展。相比之下，中国魔术与国外魔术的差距是资金、技术等全方位的，但最重要的一点差距存在于创作观念和创作思路。

从业50余年，秦鸣晓几乎见证了共和国魔术的发展史。

曾经魔术还被当成一种“骗人的把戏”，人们认为表演魔术不卖力气，那时，以体力消耗多少为评价某项工作重要与否的标准。直到上世纪80年代，秦鸣晓只有在一线城市才能办专场，“其他地方不认。”

他说，那个时代的魔术师讲究基本功，学习一套暗语，并有听上去十分响亮的行话。但表演形式却很单一，“一看到穿大袍，观众就知道要变鱼缸”《罗圈献彩》、《仙人摘豆》、《巧结连环》等节目一度让观众看了开头就猜中了结尾。

中国是世界魔术发源地之一。历史上，魔术被称为戏法，幻术，最早的记载见于汉代的《百戏》。100年前西洋魔术传入中国，注入了新鲜血液。在这位中国魔术师看来，中国魔术在西洋魔术的风靡下日渐颓唐。

秦鸣晓曾经与好莱坞格雷格威尔逊魔术团有过同台表演的经历。他说，后者属于舞台魔术，有着十分强烈的时代风格，接近观众的欣赏口味。

“国外的魔术师总能够吸引观众是因为国外的魔术师敢于想象，他们很在意谁是第一个想出的这个点子。大卫的魔术常把观众惊讶得目瞪口呆又看得如痴如醉，他把自由女神像走，别人都没想到，于是大家就会认可你的成就，认可你的创新。”

走在另外一条路上的商业魔术师更是如鱼得水。他们说着更新潮的语言，把玩着更时髦的创意。有时，秦鸣晓直呼自己“接受不了”，但“观众接受就行，他们的思维比我跳跃。”秦鸣晓说。

越来越多的年轻魔术师在西方魔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秦鸣晓开始反思，一味“拿来主义”是完全行不通的。中国传统戏法蕴含着中华文明的独特品格和民族气质，要使传统戏法得到传承的同时，还要将其“创新发展”，保留传统认同感和历史感的同时，促进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保持其强盛的生命力。

他反躬自省：“我国不少魔术师在很大程度上放不下架子。魔术的本质之一就是娱乐性强，而我国的魔术现在甚至还要根据晚会宗旨设计魔术内容。关键的一点，魔术师要成为一个有创造性的演员，而不是一个装卸工。”

此外，他还认为，古典戏法讲究流派和门户。有时，创新是次要的，恪守规范则是重中之重。这会发展的格局越来越小，很容易被时代淘汰。魔术是保密的艺术，因为不能在表演时让别人看出来，但过于保密就是保守，魔术是要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前进的。

他介绍，南北两个流派的形成，与各地区的政治经济生活有关。上海是我国主要的通商口岸，与外国接触较为频繁，因而有利于模仿和革新。京津一带经过明清两朝五、六百年统治，习惯于讲传统、求稳健。

这名艺术家有一个有趣的比喻：现在的魔术师像是在做芝麻烧饼，烧饼本身是前人打下的基础，好的魔术师应做的是在烧饼上多加几粒芝麻让烧饼更好吃。



扫一扫，关注
2015年世界
大学生魔术
交流大会

一草一木皆魔术

本报记者 杨杰

礼堂的灯光暗下来之后，小孩的哭闹声、熟人的议论声，以及志愿者匆匆的脚步声都在一瞬间静止，所有的注意力都被舞台中央的光束吸引。

9月24日晚上，北京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海平在中国政法大学礼堂的舞台中央，宣布“2015年世界大学生魔术交流大会开幕”。一场国际魔术大师的魔幻秀拉开序幕。

此前，北京市昌平区已经举办3次类似的活动。魔术，已经在这个“京师之枕”生根发芽，就连昌平区委常委、宣传部长余俊生也禁不住感慨：“这几年昌平只要有文化演出活动，一定会有魔术表演。”

这也正是魔术的魅力。“我们变魔术，是在告诉大家，这个世界是很神奇的。”主持人香港著名魔术师毛镇凯引述一名魔术师说过的话。

世界竟然可以这样

在为期3天的魔术交流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魔术师，用创意带着观众进入了一个沸腾新世界：有人传统，有人现代；有的表演热情似火，有的风格沉静内敛。

美国魔术师杰森·毕晓普被誉为“全美最火爆的魔术师”。他将女搭档“装人”一个带有屏幕的箱子里。屏幕上的女孩不停换装，打开箱子，女搭档的衣服也随着屏幕而变。后来，杰森把自己套进袋子，锁在箱子里，在打开的一刹那，袋子里的人变成了女搭档。最后，两个人又在观众的注视下实现了高达3米的双人悬浮……

望着悬在空中的二人，台下惊喜声不断。一名小男孩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不再吵闹。母亲偷偷拍了一张孩子聚精会神的照片，“眼睛都不眨一下”。有时魔术师与观众互动，需要小孩子上台，小男孩立马向前伸出手。

直到谢幕，小男孩还不舍得走。母亲说，孩子第二天听到父亲起床的动静，一睁眼就跑去跟他兴奋地叙述昨晚的魔术大会，“没连着任何东西，人就飘起来啦！”惊奇仍然闪烁在小男孩的眼里。

孩童般的兴奋在成年人身上也体现出来。往往只需几张扑克牌和硬币的激发。在3天的魔术大会上，好奇的大学生、兴致勃勃的魔术爱好者、手法娴熟的专业魔术师，各色人等陆续亮相。人们挤在道具展的摊位前，围在魔术培训的桌子前，观看一个充满魔力的新世界。

在北京市昌平区中心位置的这所大学校园里，正上演着再普通不过的校园生活：军训的新生顶着黝黑的皮肤刚刚回来，学长学姐忙着布置社团招新的摊位，年轻的情侣经历短暂分别后的重逢，一切和青春有关的词汇，全写在脸上。年轻的面孔在魔术大会的条幅前驻足，青春的好奇心混合着魔术的魅力在校园的上空蒸腾。

毛镇凯已经离开校园多年，一进校门，熟悉的感觉全都回来了。“我感到他们很幸福，他们有方向。”他说。

6岁那年，这名魔术师第一次接触魔术。那一年，大卫·科波菲尔到他的家乡香港表演，这位曾在1983年“变走”自由女神像的魔术师让一个小男孩感慨：“世界竟然可以这样！”渐渐地，他从“几个小屁孩闹着玩，不知道目标”，到现在



米格尔·穆尼奥斯在闭幕式上进行表演。 王 峥/摄



杰森·毕晓普表演双人悬浮。 王 峥/摄

“给大家看到了一条路”。

正因为如此，这名青年魔术师，出现在中国青年魔术师俱乐部成立大会上，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勉励那些进入魔术世界的年轻人。这名香港魔术师，曾在众目睽睽之下，“变走”了太姥山夫妻峰，也曾曾在众人瞩目之下，穿越了钱塘江。

在这个大会上，热爱黑色、发型夸张的青年魔术师聚在一起，人群中偶尔爆笑，偶尔嘘声。这些年轻人研究原版的国外教材，反复观看大师的DVD，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表演魔术的道具，随时准备让身边的人感觉，魔力就在周围。

一个挑染着紫灰色头发的魔术师正在尝试催眠身边的人，他语调低沉，看上去训练有素，试图控制对方的知觉。他轻轻拿起围观者的手，一番指令过后，让对方感觉手臂麻木。

毛镇凯混在他们其中，笑嘻嘻地看年轻魔术师“各显神通”，他扑克不离手，偶尔比划两下，总能在人群中引起一片欢呼声。

我们变魔术，是在告诉人们，这个世界是很神奇的

当毛镇凯再次站在世界大学生魔术交流大会的舞台上时，微胖的他更多时候扮演“谐星”角色，这位喜欢研究周星驰怎么表演的人总是给台下带来欢乐。

“魔术要给人愉悦感，带动你的情绪。”国际魔术联盟主席埃瑞克·艾斯文说。这位魔术界的泰斗级人物反复强调，乐趣是魔术最深刻的应有之义。

这种乐趣来源于观者的惊喜，也体现在日臻成熟的表演者对于魔术的感悟上——这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不是只

有翻飞的纸牌与喷洒的彩带才叫魔术。这位曾经站在国际大赛领奖台上的魔术师说，鸟会飞，鱼会游，生命本身就是魔术，生活处处存在惊奇。

毛镇凯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多年前，一个著名的魔术师来到爱斯基摩人的部落，表演了花样选出的魔术，没想到引发普通观众尖叫的表演在这里得不到任何反应。最后，族长淡定地说：“没有什么神奇的啊，每天太阳在天上，鸟会飞啊，金会游泳，天天看见，没什么神奇的啊。”

从此，这位魔术师停下来，不再表演魔术。他开始思考，自己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要变魔术。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变魔术，是在告诉人们，这个世界是很神奇的。

这也是毛镇凯思考的问题。他说生命进化的过程本身就是魔术。这么多物种里面，只有人类有智慧，我们会创造。狗很聪明，但它不会造车，猩猩很聪明，但它不会建房。一草一木的存在，皆有自然的魔力。魔术表演本身就结合了物理学、化学、数学、心理学甚至哲学，懂得电子工程、机械工程、平面美术的魔术师，将一个道具聚在一起，能让它们发生很强烈的化学反应。

“魔术本身就是个解决问题的过程。”一名魔术师说。

这名魔术师表示，魔术师是探索新奇世界的人，他们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目之所及都能成为展示魔术的道具。他们常常能想到一个令人兴奋的演出效果，再去头脑风暴探究如何实现它。

这样的思维不仅适用于舞台，也能施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印尼选手丽芝祺参加舞台比赛。 尹家和/摄



尹家和/摄



中国选手贾天时参加近景比赛。 尹家和/摄